

國

國 學 入 門 丛 书

文子

入

門



王力 (1900—1986),
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
学家, 著有《古代汉语》、
《汉语史稿》、《汉语音韵
学》、《诗词格律》、《王力古
汉语字典》等。

《汉语音韵》一书沟通
古今, 深入浅出, 从介绍现
代汉语的语音学常识、语
音系统入手, 逐步把反切、
韵书、字母、等韵、古音等
古代音韵学知识, 用声母、
韵母、声调等现代语言学
的理论和术语进行比照、
解读, 并列举了大量字音
实例予以说明。在先生的
笔下, 一向被视为艰深难
懂、号称“绝学”的汉语音
韵学变得浅显明了、亲切
易懂了。

王 力 著

汉语音韵



中華書局



国 学 入 门 丛 书

汉语音韵

王力 著

中华书局

11
2
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语音韵/王力著.

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3

(国学入门丛书)

ISBN 7-101-03357-1

I. 汉… II. 王… III. 汉语—音韵学 IV. H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5725 号

书 名 汉语音韵

著 者 王 力

丛 书 名 国学入门丛书

原版责编 赵 诚

新版责编 宁映霞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7×109 毫米 1/32

印张 6 1/2 字数 10 万字

印 数 1—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3357-1/G·502

定 价 10.00 元

序

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,近代以来,西学东渐,为了区别于西学,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。清代学者论学术,将学分为三类:一为义理之学,二为考据之学,三为词章之学。义理之学即哲学,考据之学即史学,词章之学即文学。这是举其大略,详言之,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、文字学、修辞学等。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之外,尚有经世之学,即政治经济学说,以及军事学、农学、治水之学等。现在已到 21 世纪,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学术研究、参加世界学术论坛;但是对于本国的学术传统亦应具备明确的认识,要正确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学术传统,对于本国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理解。要想在参加世界学术竞争的同时对于本国的学术亦有明确的理解,研究本国的学术史,还是必要的。近百年来,许多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的成就有较详的论述,写出一些关于国学的著作,这是值得注意的。其中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,将自己的所得融会贯通,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的小书,方便有兴趣的初学者,是青年学生研究国学很好的入门书。中华书局将这些关于国学的小书汇编为“国学入门丛书”,有助于引起青年对于国学的兴趣,并为有志于研究国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,这是



值得赞扬的。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邀序于余,于是略述
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,向读者推荐。

張岱年

2002年12月于北京大学



汉
语
音
韵

2

小 引

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。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: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,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,来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;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,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。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,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,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、各种语音的构成,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,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。至于音韵学,则不可能有“普通音韵学”,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,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,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。

但是,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。不能想象,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。因此,我们又可以说,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。

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,它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术语。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。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 and 术语不管,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。

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学呢?



小

1

引



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,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,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,有利于语言实践。

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,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。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,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。

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。有狭义的文字学,有广义的文字学。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;后者则研究字形、字音和字义。从广义看,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。文字学的旧名是“小学”,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。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,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,书中的文字,无论从字形方面看,从字音方面看,从字义方面看,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。而且汉字的形、音、义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,假如不懂古音,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,或者是懂得不透彻。古人把文字(字形)、音韵(字音)、训诂(字义)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,那是很有道理的。

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,甚至称为是“绝学”。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,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,加以说明,也就变为比较易懂,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。当然,由于时代的局限,在传统音韵学中,也有一些含糊的、甚至是错误的理论,和一些玄虚的、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,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,或者是提出来批判,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。我们

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,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。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,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基础知识。



小

3

引

目 录

小 引	1
第一章 语音学常识	1
第二章 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	16
第三章 反切	29
第四章 韵书	47
第五章 字母	71
第六章 等韵	92
第七章 古音(上)	136
第八章 古音(下)	160



目

1

录

第一章 语音学常识

人类的发音器官,主要有三个部分:第一是肺,第二是声带,第三是口腔。人类的发音,也必须经过三个步骤:第一是呼气,第二是成声,第三是构音。呼气是肺所起的作用;成声是声带所起的作用;构音主要是口腔所起的作用。

肺好像一个风箱,它管人类的呼吸,也管人类的发音。发音一般只用呼气,不用吸气。没有肺的呼气就不可能有语音,正如没有人的吹气笛子不会自己发音一样。肺对发音虽然这样重要,语音学并不以肺作为研究对象,因为单靠肺的呼气也不能成声,而各种语音的区别也不是靠肺的动作来区别的。但是,呼气的量则是跟语音的强弱发生关系的。同一种语音,如果它的高度不变,呼气量的大小和语音的强弱就成为正比例。在语音实验中,音的强弱表现为振幅的大小。

声带是发音所赖以实现的一种器官。声带形似两唇,在喉头里边;它们是富有弹性的,能左右分开或合拢。声带的中间叫做声门。当我们发音的时候,声带合拢,声门紧闭,肺里呼出的气流从一对声带当中挤出来,使声带颤动,这样就令人听见正常的“人声”。声带的紧或松和





语音的高低成正比例。注意：这里讲的高低是音乐上所谓高低，是频率的关系，不是指大声或细声。

单靠呼气作用和成声作用（声带作用），还不能构成各种不同的语音，还要靠第三个步骤——构音作用，使语音具有各种不同的音色。构音作用主要是利用口腔各种不同的形式来造成的。

大家知道，音波需要有共鸣器与之共鸣，然后能使声音加强，令人能够听见。口腔正是一种共鸣器，而舌头位置移动则是用来调节这个共鸣器的。通常我们以为人用舌头来说话，这虽然不完全正确，却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由于舌头位置的移动，就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共鸣器，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音色。

音乐上有乐音和噪音的分别。乐音听起来令人感到是单一性的，有一定的音高的。噪音听起来正相反，令人感到是非单一性的，音高不容易确定的。语音学上把语音分为两大类：元音和辅音。元音都是乐音，发音时舌头翘起最高的时候也不至于接触到上腭，口腔有足够的孔道让气流自由地通过。辅音都是噪音，或主要成分是噪音，发音时舌头、嘴唇、小舌等把口腔塞住了然后突然放开，或者是只留狭窄的孔道让气流挤出来。

元音 最普通的元音是舌面元音。舌面翘起时，其前后高低的变化，形成了各种元音。舌面平放，差不多像没有发音时的状态，这是一个[A]音，我们把它叫做中性[A]。舌面的前部翘起，由低到高的顺序是[a],[ε],[e],



[i];舌面的后部翘起,由低到高的顺序是[ɑ],[ɔ],[o],[u];舌面的中部翘起,比较常见的只有一个[ə]。就嘴唇的情况说,前元音和中元音往往是不圆唇的;后元音往往是圆唇的。但是,前元音也有圆唇的,如跟[ε]相当的圆唇元音是[œ],跟[e]相当的圆唇元音是[ø],跟[i]相当的圆唇元音是[y];后元音也有不圆唇的,跟[ɔ],[o],[u]相当的不圆唇元音是[ʌ],[ʏ],[ʊ]。

上述的元音发音时,都只有一个共鸣器,这就是口腔。假定发音时软腭下垂,让气流从口腔和鼻腔同时都通过,引起口腔和鼻腔的同时共鸣,那么又形成鼻化元音,如[ã],[ɛ̃],[ɔ̃],[õ]等。

除了舌面元音之外,还有舌尖元音和卷舌元音。舌尖元音[ɿ]只出现在舌尖辅音[tʂ],[tʂʰ],[ʂ]的后面,[ɿ]只出现在舌尖辅音[tʃ],[tʃʰ],[ʃ]的后面(关于这些舌尖辅音,参看下文第8页)。 $[\text{ɿ}]$ 的发音部位跟[s]相仿,[ɿ]的发音部位跟[ʃ]相仿,只不过把舌尖降低一点,使带有元音的性质罢了。舌尖元音[ɛr]是北京话及某些汉语方言里的一种特殊的元音,发音时舌头的位置比中部元音[ə]稍前,舌尖向硬腭前部翘起,带有卷舌的[r]的色彩。

跟音乐里的乐音一样,语音中的元音具有四种要素,即1. 音色,2. 音长,3. 音强,4. 音高。音色是共鸣器的关系;音长是时间的关系;音强是振幅的关系;音高是频率的关系。在汉语里,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声调。声调主要是音高的高低起伏的关系,同时也跟音长有关。北京



话和某些汉语方言还有一种轻声,它们跟音长、音强、音高、音色都有关系,轻声字比一般字音较短、较弱,而其音高、音色也跟字音重读时有所不同。

两个或三个元音相结合,成为复合元音。复合元音不等于平行的两个元音或三个元音。两个元音复合时,或者是前一个元音较长、较强,后一个元音较短、较弱,例如“爱”[ai];或者是前一个元音较短、较弱,后一个元音较长、较强,例如“列”[liɛ]。三个元音复合时,则是中间的元音较长、较强,两头两个元音较短、较弱,例如“辽”[liau]，“桂”[kuei]。注意:复合元音中,较短、较弱的元音一般总是最高元音[i],[u],[y],但是实际读音不一定达到最高的程度,也可能只达到了[e],[o],[ø]的位置。

辅音 从物理学上说,辅音之所以区别于元音,是因为元音是乐音,辅音是噪音,或者是以噪音为主要成分的音,上文已经讲过了。从构音方式上说,辅音之所以区别于元音,是因为元音发音的时候气流在口腔中通行无阻,而辅音发音的时候,气流在口腔中受到某种阻碍的缘故。

从阻碍的性质看,辅音分为两大类:第一类是全阻,称为闭塞音,又叫破裂音,实际上是先闭塞而后破裂,发音时口腔被塞住了,然后突然放开,令人有破裂的感觉,如[p],[t],[k]等;第二类是半阻,称为紧缩音,发音时口腔并不塞住,而是留着狭窄的孔道让气流挤出来,如[f],[s]等。闭塞音不能持续,一破裂就算结束,所以如果没有元音相伴,单发一个闭塞音是不容被人听见的;紧缩音



可以持续,所以即使没有元音相伴,单发一个紧缩音也能令人很清楚地听见。

紧缩音又可以大致分为四种:(1)摩擦音,发音时口腔的孔道狭窄,令人感到摩擦的声音,如[f],[s]等。(2)边音,发音时舌头的中间部分翘起,让气流从两边的孔道出来,如[l]。(3)颤音,发音时舌尖或小舌颤抖,使口腔孔道多次开闭,如[r]。颤音也有不颤抖的,只是发音器官有弹性部分轻轻一闪,如英语的 r。有人把不颤抖的 r 叫做闪音。普通话里也有一种 r,和英语的 r 颇相仿佛,只是发音时舌尖卷向前腭。我们把普通话里的 r 标音为 [r]。(4)半元音。半元音是处在元音和辅音的交界线上的,可以认为是高元音的转化,发音时舌头翘起超过了元音的高度,使舌面跟上腭有轻微的接触,发生一种轻微的摩擦音。原则上,一切最高元音都可以转化为半元音,但是常见的半元音只有三个:跟[i]相当的是[j],跟[u]相当的是[w],跟[y]相当的是[ɥ]。汉语以[i],[u],[y]起头的字,实际上是以半元音起头,汉语拼音字母写作 y (= [j]), w (= [w]), yu (= [ɥ]),如“羊”yang,“文”wen,“园”yuan。由于这种语音常常是很快地滑过去的,自己不能构成音节,所以现代语音学家一般都把它们归入辅音一类。应该算是一种紧缩音。

上文说过,辅音发音时,气流在口腔中受到阻碍。阻碍就是一种构音作用。但是,发生阻碍以后,必须除去阻碍,然后辅音才完成它的过程。语音学家把这个过程分



为三个阶段,即 1. 成阻;2. 持阻;3. 除阻。原则上,一切辅音的形成都有这三个阶段,但是在闭塞音的构音过程中,这三个阶段特别明显。有一种闭塞音,只有成阻、持阻,而没有除阻。并不是始终不除去阻碍,而是说它不是突然放开,所以令人感觉不到它的除阻阶段。这种闭塞音有一个专名叫做唯闭音。广州话的“鸭”[ap],“压”[at],“轭”[ak],尾音的[p],[t],[k]就是唯闭音。

闭塞音和摩擦音结合,成为一种塞擦音。塞擦音发音时,成阻阶段是闭塞音,除阻阶段是同部位的摩擦音,如[pf],[ts],[tʃ]等。塞擦音是一个整体,而不是两个辅音的并列(复辅音)。国际音标没有为塞擦音特制音标,所以写成了两个字母,我们不可因此误会为两个音。有人在两个字母下面加一个相连号,表示是一个整体,写成[pf̥],[ts̥],[tʃ̥]。也有人把两个字母连起来写,如[dʒ]①。

以上所述,都是从口腔发出的辅音;此外还有一种鼻音。鼻音发音的时候,软腭下垂,气流从鼻腔中出来,如[m],[n]等。鼻音也是闭塞音之一种。但是鼻音能够持续,和一般闭塞音不同。

从声带的作用看,辅音分为两大类,第一类是清音,第二类是浊音。清音发音时,声带不颤动,叫做不带音,如[p],[t],[k],[f],[s]等;浊音发音时,声带颤动,叫做带音,如[b],[d],[g],[v],[z]等。边音、颤音、闪音、鼻

① [dʒ]是[tʃ]的浊音。



音等，一般也都是浊音。

从除阻时呼气的强度看，辅音又可以分为不送气和送气两类。由于闭塞音的除阻阶段特别明显，所以不送气和送气的分别一般只限于闭塞音和塞擦音。除阻时，马上就来一个元音，叫做不送气；除阻时，不马上来一个元音，而是先来一股强烈的呼气，再接上元音，叫做送气。在汉语中，送气不送气的区别非常重要。我们用〔‘〕作为送气的符号，例如跟“班”[pan]相当的送气音是“攀”[p’an]；跟“单”[tan]相当的送气音是“滩”[t’an]；跟“簪”[tsan]相当的送气音是“餐”[ts’an]，跟“干”[kan]相当的送气音是“刊”[k’an]，等等。

半元音、鼻音、边音、颤音，都被称为响音，因为它们是乐音成分占优势，比较接近元音的音。除半元音外，其他响音都有可能自成音节，如广州的“唔”[m]（‘表示辅音的元音化）。了解响音的元音性，对汉语音韵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（参看下文第18页）。

以上所讲的，都是辅音的发音方法；下面我们再谈一谈辅音的发音部位。结合汉语的情况来谈，从发音部位看，辅音可以分为下列的八类：

(1) 双唇音 发音时双唇紧闭，然后突然放开。双唇音一般是闭塞音，如[p]，[p’]，[b’]，[m]。例字：北京话“包”[pau]，“抛”[p’au]，“猫”[mau]，上海话“袍”[b’o]。

(2) 唇齿音 发音时上齿和下唇接触。唇齿音一般是摩擦音，如[f]，[v]。例字：北京话“分”[fən]，上海话



“文”[vən]。

(3)齿音 发音时舌尖抵住前齿龈。如[t], [t'], [d'], [n], [l]。例字:北京话“刀”[tau], “滔”[t'au], “挠”[nau], “劳”[lau], 上海话“桃”[dɔ]。齿音又有塞擦音和摩擦音,发音时舌尖抵齿,比[t], [d], [n], [l]的部位稍前,如[ts], [ts'], [s], [z]。例字:北京话“糟”[tsau], “操”[ts'au], “骚”[sau], 上海话“曹”[ɔ]。按,这种塞擦音和摩擦音的发音部位也可以与[t], [d], [n], [l]的发音部位相同,所以不细分为两类。

(4)卷舌音 发音时舌尖卷向前腭。一般是塞擦音和摩擦音,如[tʂ], [tʂ'], [ʂ]。例字:北京话“招”[tʂau], “抄”[tʂ'au], “烧”[ʂau]。在卷舌音中还包括一种闪音,即[ɾ]。例字:北京话“饶”[ɾau]。

(5)舌叶音 发音时舌面边缘跟上臼齿接触,舌面向硬腭翘起,如[tʃ], [tʃ'], [dʒ], [ʃ], [ʒ]。例字:广州话“烧”[fiu]。

(6)舌面音 发音时舌面前部向齿龈和前腭翘起,如[tɕ], [tɕ'], [dʑ], [ɕ]。例字:北京话“骄”[tɕiau], “敲”[tɕ'iau], “萧”[ɕiau], 上海话“桥”[dʑio]。

(7)舌根音 发音时舌面后部向软腭翘起,舌根闭塞音有[k], [k'], [g'], [ŋ]。例字:北京话“高”[kau], “考”[k'au], “昂”[aŋ], 上海话“狂”[g'wɔ], “熬”[ŋɔ]。按,[ŋ]是与[g]相当的鼻音。舌根摩擦音有[x], [ɣ]。例字:北京话“好”[xau], “饿”[ɣɤ]。